

“一带一路”背景下地方院校跨文化人才培养的思考与实践

——以湖北师范大学为例¹

阮迢, 刘敏

(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 黄石 435000)

【摘要】“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对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出了更为现实、严峻的挑战, 地方院校由于地理位置和地方经济的影响, 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视野和实践受到了限制。地方院校应克服先天劣势、因地制宜地创新跨文化人才培养模式, 丰富跨文化教学资源 and 手段, 创新教学方式, 优化师资队伍, 缓解跨文化交流与传播过程中输入与输出不平衡问题; 侧重学生思维模式、价值观的转变, 关注学生跨文化学习策略和态度的培养。创造跨文化实践的条件和机会, 增强跨文化意识、培养学生应对多元文化的敏感性、适应性和灵活性, 实现以文化为内容、语言为手段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互动与交流,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地方院校 跨文化 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130 (2018) 0441384) 4

doi: 10.3969/j.issn.2096-3130.2018.04.029

“一带一路”是目前全球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 是沿线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纽带。该项目的建设纷繁复杂、千头万绪, 涉及到政治、经贸、技术、文化等诸多层面的交流与碰撞。沿线 50 多个国家在历史传统、语言文字、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等存在巨大差异, 这使得“一带一路”建设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来源于崛起中的中国的一切, 都不太容易。国家色彩越浓, 推进进程越难料。(冯并, 2015)”李诗和、徐玖平(2016)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国家宜退居后面, 自由的市场经济和软性无形的文化、宗教等宜先行。目前而言, 沿线国家有关“一带一路”的舆论环境既有积极和期待的一面, 也有消极和疑虑的一面, 甚至存在一些误读和理解偏差。因此, 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 文化交流和传播是源头和基础。了解文化异同、增强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适应性可以帮助我们克服现实存在的冲突和碰撞。如何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实现跨文化交流, 如何为“一带一路”提供有力的跨文化人才支持, 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提出,

“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内容可分为通用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交际三个部分, 由此形成相应的三大类课程”, “其中跨文化交际课程旨在进行跨文化教育, 帮助学生了解中外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

¹ **基金项目** 本文是湖北师范大学英国研究中心 2017 年度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应用研究课题“文化因素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研究作用”和 2016 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教师资格新政背景下师范院校实践创新型卓越中学英语教师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 16D068)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8-04-09

作者简介 阮迢, 女, 湖北黄石人, 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二语习得、跨文化对比与翻译等方向的研究; 刘敏, 女, 湖北黄石人, 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英语教学和英美文学及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意识,提高学生社会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跨文化人才培养既是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也是“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发展的需要。

1. 跨文化人才培养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培养跨文化人才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尝试。郑晓红(2012)介绍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教学成果:《跨文化视角英语阅读教程》及其背后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李睿、庞燕(2017)就“一带一路”背景下目前跨文化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语言、文化方面跨文化人才培养建议,以及跨文化师资队伍和课程建设方面的建议。金桂桃、刘畅、程宗颖(2017)对湖北省武汉市7所高校大学生进行随机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指出

目前高校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行为的整体情况与国家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和目标相距甚远,并提出多项措施来培养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孔海燕(2017)认为传统的跨文化交际课程不能有效适应“一带一路”的发展方略,探讨了跨文化交际课程内容的调整。廖鸿婧、李延菊(2018)以跨文化教学理论和课程理论框架为基础,结合高校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导向的英语课程改革实际和课程特点,初步构建了跨文化大学英语课程评估量表并对其进行检验。

国外,Constanza Tolosa等学者通过课堂观察、采访、汇报交流、反思日志等方式对两名从事跨文化语言教学的教师进行定量研究,发现教师对教学实践进行探究/质询(Teacher Inquiry)能有效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技能。Rong Yang(2017)进行了小规模在线跨文化交流项目,以实际交流过程中参与者提出的问题为衡量标准,考察了在线同步文本通信(Online Synchronous Text Communication)在语言文化习得的教育价值。

然而,周虹(2016)指出我国在跨文化人才培养不足在于,其一,了解中小发展中国家相关情况的人员较少;其二,真正深入了解外国政策法规、决策程序和民心走向的专家不多。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践行,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成为当前高校人才培养的紧迫任务和内容。

2. 地方院校跨文化人才培养现状

目前很多高校外语教师清醒地意识到文化教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但是地方高校由于所处位置没有太多地缘优势,对外交流的机会和需求较少,因此很多地方院校对跨文化传播人才的培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得到政策、管理上的支持。跨文化教育在地方高校的开展很多情况下流于形式、存在诸多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其一,跨文化教育仅仅作为语言教学的附属品,没有独立成体系。学习者所获得的信息和信息往往是零碎而片面的,只有在语言教学任务完成后,时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偶有涉及,很多情况下学习者对一些跨文化现象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外语教学者更注重语言知识文化内容本身,缺乏反思、深入挖掘冲突背后的原因。其二,跨文化教学内容较为片面,有待更新和完善。教学内容偏重介绍异域语言文化和知识,且浅尝辄止;忽视本土语言文化,输入输出不平衡。其三,相关教师的跨文化教学技能亟待提升。很多地方院校教师由于内在外在原因不够重视学生跨文化意识与技能的培养,自身也缺乏相关经验和理论指导。这些都是目前地方院校大学生跨文化意识与技能无法得到有效培养和提升的外在不利因素。

以湖北师范大学为例,本校属地方非重点院校。本校设置的大学英语课程为必修课程,分别有大学英语精读2课时和听力或自主学习2课时,目前面向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教育课程仅一门通识选修课《跨文化商务交际》,该课程涉及范围较为狭隘。总体而言,课程设置上课时数较少、范围窄,课堂教学侧重语言知识与技能的提升,偶有提及他国文化知识与背景,对不同文化的反思和对比寥寥无几。虽然本校设有国际学院、有一定数量的留学生和外教,但尚未形成持续有效的交流平台。因此本校学生跨文化意识淡薄、交际能力较弱。很多地方院校都存在类似问题,地理位置、地方经济局限了跨文化交流的视野和平台,如何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资源和网络资源是地方院校突破自身瓶颈创新跨文化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根本。

3. “一带一路”背景下创新地方院校跨文化人才培养模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高等教育要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一带一路”背景下,大学生作为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主力军,培养和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应当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和主攻方向。然而,目前整体而言高校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不容乐观,地方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也应当与时俱进、因地制宜。

3.1 “一带一路”背景下创新高校跨文化教育模式

大学英语教学课程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进行跨文化教育,除了学习、交流先进的科学技术或专业信息,还要了解国外的社会和文化,增进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对异域文化的敏感性和包容性,提高综合文化素养,满足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发展的需要。大学英语的人文性特征就是通过跨文化交际课程来体现,即以人为本,弘扬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综合素质培养和全面发展。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地方院校的跨文化人才培养应以人为主体的,充分体现大学英语的人文性,使大学生具有全球意识和开放的心态,尊重多元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

3.1.1 丰富教学资源

教材是最直观最系统的教学资源,但跨文化交际的教材有其局限性。目前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教材种类繁多,各有侧重点,固定选用某一教材对跨文化教育有失偏颇。任课教师应当形成团队针对教学对象综合各种教材、网络资源取长补短形成一系列教案。同时,教师还必须关注国际最新文化动态和最前沿的跨文化研究成果,将其结合到教学实践当中。其次,目前很多教材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够重视,这也导致许多中国学习者虽然学习了十几年的外语,却不能用英语表达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这也造成了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因此,“一带一路”背景下为适应发展新要求,有必要重新审视本土文化,在感受和吸收异域文化的同时不能忽视本土文化对外传播教学资源的新资源的开发和推广。此外,当今信息时代,网络资源已经成为跨文化教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网络资源有选择地纳入到教学实践当中,使跨文化教学变得更加活泼、生动、全面,以弥补教材的相对滞后和片面。

3.1.2 革新教学手段

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资源。音频、视频、网络课程在现代教学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建设音频视频库,利用声、光、影像、图像等多途径获取信息并交流信息。同时,鼓励学习者参与到“库”的建设当中,分享资源、交流心得。不再拘泥于“知识传授-知识内化-知识输出”的线性思维教育模式。利用网络搭建跨文化交际的平台,充分利用校内留学生、外教资源搭建交流平台,诸如论坛、微信或QQ交流群或英语角等,鼓励学生利用网络传媒和社交工具与不同文化的人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线上线下交流。利用互联网搭建跨文化交际平台是地方院校克服地缘劣势开展跨文化实践的绝佳途径,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跨文化经历,而且可以以非官方形式对外传播本土文化。教学手段的革新既能满足学习者的感官需求,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又能在跨文化实践互动中发现、解决实际问题,从中获得启发并进行反思,进而优化教学效果。

3.1.3 优化师资队伍

目前,地方院校缺乏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师资。跨文化教育的开展有赖于教师课上课下的铺陈与推进,“一带一路”文化建设更是需要大量具有跨文化交流经验和背景的教师参与其中,跨文化师资的发展和培训刻不容缓。促进教师由单一的文化知识传授者角色向交际环境营造者、学习指导者和学生潜力挖掘者等多种角色的转变(孔海燕,2017)。第一,国家、高校可以选派、提供经费支持优秀青年教师前往沿线国家进修或访学,帮助教师形成开阔的跨文化视野。第二,邀请或引进海外专家学者来华

任教或讲学,促进师生之间、教师之间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第三,鼓励高校教师互相观摩跨文化教学课堂,通过建立互评自评等评价体系反思、检测跨文化教学与实践。此外,“一带一路”背景下,从事跨文化教学的外语教师不仅要关注他国语言和文化,还应当回归本土文化,最大化地发挥自身双语和双重文化优势。

3.1.4 创新教学模式

Kramsch(1993)认为“文化教学是一种唯有通过社会互动才能产生意义的人际交往过程。”因此,跨文化教学首先应当以人为本,以互动为手段;注重人文关怀、人文素质的培养。根据这一特点,可尝试将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 简称PBL)引入跨文化教学,创设跨文化交际的模拟环境、场景或布置贴合实际的跨文化交际任务,鼓励学生从实践中获得跨文化知识和技能。项目不仅关注跨文化知识与文化的习得,同时关注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这些也正是实现跨文化交际必须具备的综合技能。

然而,跨文化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有赖于国家政策的倾斜和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也需要民间特别是企业的投入与合作,唯有如此才能培养出对外交往的实用人才。因此,如何最大效率地发挥地方民间企业动力,利用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引导作用,是地方高校创新跨文化人才培养所面临的一大现实问题。总之,跨文化人才培养是一项浩大、繁复的工程,需要国家、教育界、高校相关职能部门和院系共同参与、群策群力去完成。

3.2 “一带一路”背景下革新地方人才跨文化学习策略及态度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向沿线国家传播中国文化,需要高校大学生对本土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同时具备相应的语言技能;与此同时,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如何坦然应对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冲突,我们又必须了解沿线国家风土人情和文化知识。语言技能是一方面,文化知识的拓展和情感态度的树立也是地方跨文化人才培养所要面临的问题。

3.2.1 跨文化学习策略的培养

提高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和思辨能力。文化知识纷繁复杂又呈动态发展的趋势,学校有限的课时显然无法面面俱到,而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认知层面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此外,地方院校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整体而言较弱。因此,跨文化教学不仅要“授之以鱼”,更强调“授之以渔”,即注重学习者在学习策略、思维模式的培养:其一,注重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寻找相关资源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自主学习能力;其二,面对多元文化批判性看问题的思辨能力。广义上的文化不是教出来的,需要学习者去感知、去探索(孔海燕,2017)。因此,地方院校学生的跨文化学习策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地方院校可以组织学生去往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游学、参观,这是感受文化差异和冲突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第二,指导、鼓励学生通过互联网间接接触异域文化,比如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社交网络、在线课程或演讲等;第三,如今地方院校外籍人士或留学生越来越多,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因此,越来越多的学生可以不出国门参与跨文化交际、感知他国文化。地方院校应当充分利用自身校园环境搭建跨文化交际平台,鼓励学生通过比较和对比多元文化、思考文化差异背后的原因,换位思考分析症结所在,培养他们对于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待异域文化的容忍性和处理文化问题的灵活性(郑晓红,2012)。此外,可以通过课前、课中、课后小组讨论、组员评价、撰写反思日志等形式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观点,实现跨文化课堂教学活动的延伸。

3.2.2 跨文化交际态度的培养

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正视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跨文化交际态度对人们在交际过程中的立场和行为方式有着微妙却不容小觑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一开始便帮助学生树立起良好的跨文化交际态度,从而形成一种习惯贯穿于跨文化交际之中。首先,要摆脱跨文化交流的“三大敌人”:文化优越感、文化模式论和文化偏见(李睿,庞燕,2017)。克服跨文化交际行为当中可能呈现的民族主义中心、思维定式等障碍,以实现跨文化适应和调整,试图理解、包容异域文化,接受、欣赏不同文化。其次,

侧重培养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实现平等对话、不带偏见的看问题(郑晓红,2012)。以平等友好的态度对待多元文化,交际过程中既不能妄自尊大,又不必妄自菲薄,形成健康的心态尊重彼此文化、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融通。

跨文化学习策略、态度的调整有助于学生在实际的跨文化交际环境中,发自内心愿意接受异域文化且有能力处理、应对复杂问题,对不同文化表现出包容和欣赏的态度以及较强的适应性。

“一带一路”背景下跨文化交际人才的创新培养势在必行。因此,地方高校在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对症下药。本文提出的新的跨文化人才培养侧重学生思维模式、价值观等的转变;注重知识与实践技能相结合,跨文化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知识层面,更多的应该是通过语言搭建一座桥梁,培养学生以文化为内容、语言为手段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与能力。在提升语言技能、了解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同时以一种包容开放的心态接受不一样的文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互动与交流。此外,随着来华留学生及外籍人士增多,甚至其中不少来自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必要借此机会向他们介绍本土文化并学习他们的文化,形成良好友善的跨文化交际,让他们成为我们对外传播、交流文化的窗口和使者。综上,我国在培养各类了解其他国历史和文化“外国通”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在他国培养了解本土历史和文化的“中国通”,这也是“一带一路”背景下跨文化人才多元化培养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 [1] Kramsch, C.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2] Constanza Tolosa, Christine Biebricher, Martin East, Jocelyn Howard. Intercultural Language Teaching as a Catalyst for Teacher Inquiry[J] • Teacher and Teaching Education, 2018, (70) : 227 -235.
- [3] 冯并. “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M].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 89.
- [4] 金桂桃,刘畅,程宗颖.“一带一路”战略下高校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与培养策略[J]. 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综合版), 2017, (3) :83-87.
- [5] 孔海燕. “一带一路”视阈下的跨文化交际课程内容探讨[J].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 :83-87.
- [6] 李诗和,徐软平. 以“忠恕之道”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民心相通[J]. 青海社会科学, 2016, (6) :32-37.
- [7] 李睿,庞燕. “一带一路”背景下跨文化人才培养研究[J].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 102-105,
- [8] 廖鸿婧,李延菊. 跨文化大学英语课程评估量表的构建与检验[J]. 外语教学, 2018, (1): 65-69.
- [9] 郑晓红. 中国特色跨文化人才培养的理念和实践——评《跨文化视角英语阅读教程》[J]. 外语界, 2012, (2): 35-40.